

趙樹理 小說選集

No. 192
2 版
086

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

1 9 4 7

目

錄

李有才板話

小二黑結婚

龍貴

地板

(一)

(五)

(七)

(八)

趙樹理小說選集

李有才板話

一 書名的來歷

關家山有個李有才，外號叫「無不死」。

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，沒有地，給村裏人放牛，夏秋兩季，幫着看守村裏的莊稼，他只是一身一口，沒有家眷。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，說是「吃飽了一家不飢，鎖住門也不怕賊死小板凳」。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孔土窯，還有三畝地，是他爸爸給他留下的。後來把地押給關藍元，土窯就成了他的金庫產業。

關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，村西頭是磚樓房，中間是平房，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塊三十孔土窯，地勢看來也還平，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，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。西頭住的都是姓關的，中間也有姓關的還有姓趙，不過都是些在地戶，只有東頭特窮，外頭叫

開荒的佔一半，日子過倒極了餓難捱，也差不多佔一半，姓關的只有三家，也是沒了家，賣了房子才搬來的。

李有才常說「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——一個「老」字輩，一個「小」字輩」。這話也只是取笑：他說的「老」字輩，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，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「關」字，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，別的人很少留意，別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「老」字，像「老陳、老秦、老常……」等。他說的「小」字輩，就是其餘的本地人，因為這地方出乳名，常把前邊加個「小」字，像「小順、小保……」等。可是西頭那幾大戶人家，都用的是官名，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——比方老村長閻恆元乳名叫「小閻」，別人對上人家不只不敢叫「小閻」，就是該說「穀園」也只得說成「穀食」，誰還好意思說出「閻」字來？一到了老槐樹底，風俗大變，活八十歲也只能叫「小什麼」，「小什麼」，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——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他起了個官名叫「陳萬昌」，回來雖然請問長在閻眼上改過了，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「陳萬昌」是誰，問了一下閻長，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。因為有這種關係，老槐樹底的本地人，終於還都是「小」字輩。李有才自己，也只能算「小」字輩人，不過他父母是大名鼎鼎，起乳名不用「小」字，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「有才」。

在老槐樹底，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，每天晚上吃飯時候，沒有他就不熱鬧。他會說開心話，雖是句平常話，從他口裏說出來就引得大家角鬚不休。他還有個特別本

便是這歌子，不論村裏發生什麼事，有個什麼特別人，他都能編一大套，說起來妙趣橫生。這種歌，在閩家山一帶叫「挖梗嘴」，官話叫「快板」。

比方說：西頭老戶主閩恆元，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，有一年改選時，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：

村長閩恆元，一手遮住天，
自從有村長，一當十幾年。
年年要投票，嘴說是改選，
選舉又選去，還是閩恆元。
不如弄塊板，刻個大名片，
每逢該投票，大家按一按，
人人省得寫，年年不用換，
用他百把年，保管用不爛。

恆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，名叫家祥，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。這人的像貌不大好，臉像個葫蘆瓢子，說一句話跌十來次眼皮。不過人不可以貌取，你不要以為他没出息，其實一肚子就機鋒，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。李有才就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：

鬼跳眼，閩家祥，

眼睫毛，二寸長，
大腮蛋，塌鼻樑，
說句話兒眼皮忙，

兩眼一忽閃，

肚裏有主張，

強佔三分理，

總要沾些光。

便宜佔不足，

氣得臉皮黃，

眼一擠，嘴一張，

好像母豬打時時！

像這些快板，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，一方面是他習慣了覺着口順，另一方面是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吃些新的，因此他就越編越多。他的新快板一吐出來，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，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。西頭的人不論老少，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閒坐，小孩們偶爾去老槐樹底玩一玩，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：「下流東西！明天就要叫你去老槐樹底去住囉！」有這層隔閡，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。

抗戰以來，閩家山有許多變化，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，又因為作快板遇過難。我想起這些變化談一談，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出幾首，給大家看看解個悶，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。

作詩的人，叫「詩人」，說作詩的話，叫「詩話」。李有才作出來的歌，不是「詩」，明明叫做「快板」，因此不能算「詩人」，只能算「板人」。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，所以叫做「李有才板話」。

二 有才密裏的晚會

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窯說也好笑，三面看來有三邊：門朝南開，靠西牆正中有個炕，炕的兩頭還都留著五尺長短的地面。前邊靠門這一頭，盤了個小灶還擺著些水缸、菜壺、鍋、匙、碗、碟，靠後牆擺著些筐子、蘿頭，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、柿子（因為他是看莊稼的，大家才給他送這些），正炕後牆上，就炕那牆高，打了個半截套窗，可以鋪半條席子，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，好像個小山葉店，扭轉頭看西邊，好像石菩薩的神龕；回頭來看窗下，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鋪。

到了冷涼天氣，有才好像一爐火——只要他一回來，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窯裏來閒談，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，扯到那裏算那裏。這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有才吃罷晚飯，閩家的青年後生小福，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。有才見有人來了，就點起

牆上掛的麻油燈。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：「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！」有才在裏面裏坐着，先讓他們坐到炕上，就向小福道：「這是那裏的客？」小福道：「是我表兄！插子進的！」他表兄雖然年輕，却挺精幹，就謙虛道：「不算客，不算客！我是十六歲上在這裏看戲，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那樣好，想來領領教！」有才笑了一笑，又問道：「你村的戲怎麼今年不唱了？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早了賃不下箱，明天才能唱！」有才見他說起唱戲，勁上來了，就不客氣的講起來。他講：「這焦光普，雖說是個丑，可是大脚色，唱就得唱出勁來！」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烟袋算馬鞭子，下邊雖然坐着，上邊就轉打起來，一邊輪着一邊道：「一出場：唱唱唱唱唱令×令唱令×令……唱令×各拉打唱！」他終住第一段傢伙，正預備接着打，門「拍」一聲開了，走進來個小順，拿兩個軟米糕道：「慢着老叔，防備表把燈打破了！」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窗裏一壓道：「老叔！我爹請你嘗嘗我們的糕！」（陰曆正月二十五，此地有個節叫「添倉」，吃黍米糕）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：「你們自己吃吧！今年真的都不多！」說着接過去，隨便讓了讓大家，就吃起來。小順坐到炕上道：「不多吧？總不能像磨房老磨，過個添倉，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！」小福道：「懶不起長工不便吧，懶得過人管不起吃？」有才道：「磨房也還罷了，老磨不是東西！」小福的表兄問道：「小順小旦了就是唱戲男娃那個？」小福道：「對！老得食的孩子給磨房做長工。」小順道：「那麼可比他那人強一百二十分！」有才道：「那邊用說？」小福的表兄悄悄向小福道：「老得食」

麼？」他雖說得很低，却被小順聽着了，小順道：「那是有歌的！」接着就吟道：

「張得貴，真好漢，

跟着恆元舌頭轉，

恆元說個「長」，

得貴說「不短」；

恆元說個「方」，

得貴說「不圓」；

恆元說「砂鍋能搗蒜」，

得貴就說「打不爛」；

恆元說「公雞能下蛋」，

得貴就說「親眼見」。

要幹啥，就幹幹，

只叫恆元嘴動彈！」

他把這段快板吟完，小順聽慣了，不很驚。他幾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。

小順道：「你笑什麼？得貴的好事多着哩！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。」小

福的表兄道：「還是幹部嘍？」小順道：「農會主席，官也不小！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

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？」小順道：「這村跟別處不同：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，先得十餅

斤麵五斤豬肉，在場的人每人一斤麵烙餅，一大碗菜，吃了才散。得貴領一份烙餅，纔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遍。」小福的表兄道：「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興吃喝了。」小順：「人家那一村也不興了，就這村怪！這都是老恆元的古規。老恆元今天得個病死了，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。」

正說着，又來了幾個人：老秦（小福的爹）、小元、小明、小保。一進門，小元喊道：「大事！大事！大事！」有才忙問道：「什麼，什麼！」小明答道：「老哥！客官的村長撤差了！」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：「真的？再唱三天戲！」小福道：「我也算數！」有才道：「還有今天！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！誰說的？」小元道：「真的！這工作員來了，帶着公事！」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「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？」小順道：「那也是有歌的：

「一隻虎，闊喜富，

吃吃喝喝有來路；

賣過兵，賣過土，

又險牲口又險豬，

雷牙行，賣寡婦，

什麼事情都敢做，

惹了仙，耐不住，

人人見了，都招呼：

「你這仇恨大不大？」小福的妻兒聽罷才笑了一聲，小福又攔住告訴他道：「柿樹窩怪你是不知道！他偷的那還是說從前，抗戰以後頭東西給吳縣長批了個村長，就更不得了，有恆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，就沒有他幹不出的事！屁大點事弄到公所來，也是桌面上吃飯，袖筒裏過錢。錢攪不住心，說攪就攪，說打就打，說教訓他家敗產誰就沒治。逼得人家破了產，老恆元管『賤錢二百』買房置地。老槐樹底這些人，進了村公所，誰也不敢走到桌邊。三天兩頭出款，誰敢問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？人家姓圖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，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。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？你是不知道，壞透了！」有才低聲問道：「爲什麼事撤了？」小保道：「這可還不知道，大概是縣裏調查出來的吧？」有才道：「光撤了差放在村裏還是大害，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，可不知道縣裏還辦他不辦？」小保道：「只要把他弄下台，攻他的人可多啦！」

遠遠有人喊道：「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啦，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！」一連聲叫喊，聲音越來越近，小福聽出來了，便向大家道：「是得賞！還聽不懂他那賤嘴？」過來了，就是得賞。他一進來，除了有才，是主人，隨便打了個招呼，其餘的人都沒有說，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。得賞道：「這裏倒熱鬧，省得我跑！明天到村長，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！」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道：「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！誰不在這裏，你們晚上告訴他們一聲！」說着抽身就走了，他才一出門，小順攔着道：「吃烙餅去！」

小元道：「吃屁吧！章工作員還在這裏住着呢，慌恐怕落不成！」老秦埋怨道：「人家聽見了！」小元道：「怕什麼？就是故意叫他聽的！」小保道：「他也學會打官腔了！」
「凡年歲十八歲者！」小順道：「還有一老村長的意思！」小福道：「假大頭這同要辦假大頭呀！」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：「誰是假大頭？」小順搶着道：「這也有！」

「劉廣聚，假大頭，」

「一齊要當人物頭，」

「他粗腿，借勢頭，」

「弄個恆元乾老頭。」

大小事，強出頭，

說起話來歪着頭，

從東頭，到西頭，

放不下廣聚這頭。」

7/5

小福的表兄覺得很奇怪，也沒臉上笑，又問道：「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？」小福道：「提起西頭的人來，沒有一個沒歌的，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。不只是人，每出一件新事，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。」又指着有才道：「有我們這位老叔，你聽聽歌很容易！要多少有多少！」

小元道：「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『老村長的意思』不意思，明天偏給他放個炮仗，」

「上一夥人選別人，偏不選廣聚！」老秦道：「不妥不妥，指望咱老槐樹底下得個罪處。」老恆元：「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，請憑那些風有什麼好處？」小元道：「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！只怕柿葉掉下來碰破你的頭，你不敢得罪人家，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？」老秦這人有點古怪，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，他就不說話了。小保向小元道：「你說的對，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！要是再選上廣聚，還不是仍出不了恆元老傢伙的手嗎，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下的人這回就出頭，就是辦不好也比趕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！」小保還說一說，大家都同意，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。依小元說，小保就可以辦，老秦覺得還是選小明票數會更多一些，小明却說：「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。」李有才道：「我說個公道話吧：要是選小明弟弟，管保票數最多，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，他這人太好，心直，跟人家老恆元那夥人鬧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。小保經過幾年羊（就是當羊經理），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少，又能寫能算，辦倒沒有什麼難處了，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，真也有點顧不上。依我說，小元可以辦，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賬，寫個什麼公事。」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。小保向大家道：「要麼咱們給他活動活動！」小順道：「對！宣傳宣傳！」說着就都往外走。老秦着了急，叫住小福道：「小福！你跟人家還什麼能？給我回去！」小順拉着小福道：「走吧走吧！」又回頭向老秦道：「不怕！丟了你小福我包賠！」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。老秦緊追出來連聲喊叫，也沒有叫住，只好領上外甥（小福的堂兄）回去睡覺。

寫真丟下有才一個人，也就罷了。

五 打虎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遛，小順攔住他說：「老叔你不要走了！多一票算一票！今天還許弄成，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。」有才道：「誤不了，我把牛送到椒窪就回來。這時候又怕吃了誰的莊稼！章工作員開了會，一講話還不是一大晌？誤不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這一回是選舉會，又不是講話會。」有才道：「知道！不論開什麼，他在開頭總不講幾句『重要性』，『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』，光他講這些我就回來了！」小順道：「那你去吧，可不要叫誤了！」說着就往廟裏去了。廟裏還跟平常開會一樣，章工作員、各幹部坐在廟臺上，羣衆站在院裏，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撒了差，大家要看他還威風不威風，所以人來得特別多。

不大一會，人到齊了，喜富這次當最後一次主席。他雖然沉着氣，可是嗓子乾得有點不自然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就請章工作員講話，章工作員這次說話也跟從前不同了，也沒有講什麼「意義」與「重要性」，直捷了當說道：「這裏的村長，犯了一些錯誤，上級命令叫另選。在未選以前，大家到各村長有什麼意見，可以提一提。」大家對喜富的意見，提一千條也有，可是一來沒有準備，二來礙於老恆元的面子，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，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，真是交頤接耳商量。有的說：「趁此機會有

給他，將來是村上的大官，有的說「送死像自然是好事，送不死，一日放虎歸山，然要傷人」……議論紛紛，都沒有主意。有個馬鳳鳴，當年任安徽買過茶葉，是張壽昌的姐夫，在閩家山下了戶。這人走過大地方，調通一點，不像閩家山人那麼小心小腳。尋富貴村長的第一年，隨便欺壓村民，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，當時惹不過，只好忍過去。這次尋富已經下了台，他想趁勢算一下舊賬，便悄悄向幾個人道：「只要你們大家有意見願意提，我可以打頭一砲！」馬鳳鳴說願意打頭一砲，小元先給他鼓勵道：「提吧！你一提我就接住就提。說開頭多着哩！」他們正商量着，章工作員在台上等急了，便催道：「有沒有？再限一分鐘！」馬鳳鳴站起來道：「我有個意見：我的地上邊是閩五的墳地，墳地堰上的荆條，酸棗樹，一直長到我的地後，遮住半塊地不長莊稼。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次，閩五說出來，報告到村公所，村長閩喜富給我說的，叫我殺了一口豬給閩五祭祖，又出了二百斤麵叫所有的閩家人大吃了一頓，罰了我五百塊錢，永遠不准我在地後砍荆條和酸棗樹。豬跟麵大家算吃了，錢算我出了，我都能忍過去不追究，只是我種地出着負擔，永遠叫給人家長荆條和酸棗樹，我覺得不合理。現在要換村長，我請求要開放這個禁令！章工作員好像有點吃驚，問大家道：「真有這事？」除了姓閩的，別人差不多齊聲答道：「有！」「有才他早回來了，聽見是說這事，也在中間發話道：「比那更氣人的事還多得多！」小元搶着道：「我也有個意見！」接着說了一件派差的事。兩個人發言以後，意見就多起來，像一聲我一聲，無時不在議論，講吃飯，打飯

子，罰苦工……只要是喜富出頭作的壞事，差不多都說出來了，可是與恆元有關係的事差不多還沒人敢提。直到晌午，意見似乎沒人提了，章工作員氣得大膽說，因為他常在這裏工作，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問題。他向大家發命令道：「這個好村長，把他綁起來！」一說細喜富，當然大家很有勁，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，七手八腳把他綁成了個倒縛兒。他們間送到那裏，章工作員道：「且細到下面的小屋裏，撥兩個人看守着，大家先回去吃飯，吃了飯選過村長，我把他帶回區上去！」小順道：「小福還有七八個人搶着道：『我看守！我看守！』」小順道：「遲吃一會飯有什麼要緊？」章工作員又道：「找個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見寫成個單子作為報告，我帶回去！」馬鳳鳴道：「我寫！」小保道：「我幫你」：章工作員見有了人，就宣佈散會了。

這天晌午，最着急的是恆元父子，因為有好多案件雖然喜富出頭，却還是與他們有關的。恆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縣裏不要亂說，無如那麼許多人看守着，沒有空子，也只好罷了。吃過午飯，老恆元說身體有點不舒服，只打發兒子家祥去照應選舉的事，自己却沒有去。

會又開了，章工作員宣佈新的選舉辦法道：「張正楓的選舉，應該先選舉村代表，然後由代表會裏產生村長，可是現在來不及了。現在我想了個變通辦法，大家先提出三個候選人，然後用投票的法子從中三個人選一個，投票的辦法，因為不識字的人很多，可以用三個碗，上邊劃上記號，放到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每人發一顆豆，願意選誰就記在

放到誰的碗裏去，這個辦法好不好？」大家齊聲道：「好！」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，他仗著一大部份人離不了他寫票，誰知章工作員又用了這個辦法。辦法既然改了，他借著自己是個教育委員，獻了個慫勸，去準備了三個碗，順路想在這碗上想點辦法。大家把三個候選人提出來了：劉廣聚是經過老恆元的運動的，自然在數，一個是馬鳳鳴，一個是陳小元。家祥把一個紅碗兩個黑碗上貼了名字向大家聲明道：「注意！一會把這三個碗放裏邊裏，次序是這樣：從東往西，第一個，紅碗，是劉廣聚，第二個是馬鳳鳴，第三個是陳小元。再說一遍：從東往西，第一個，紅碗，是劉廣聚，第二個是馬鳳鳴，第三個是陳小元。」說了把碗放在殿裏的供桌上，然後站東邊西每人發一顆豆，發完了就投起來！一會，票投完了，結果是馬鳳鳴五十二票，劉廣聚八十八票，當選，陳小元八十六票，跟劉廣聚只差兩票。

選舉完了，章工作員說道：「我還要回區上去，派兩個人跟我把喜富送去！」家祥道：「我派我派！」下邊有幾個人說道：「不用你派，我去！我去！」說着走出十幾個人來。章工作員說道：「有兩個就行！」小元道：「多去幾個保險！」結果有五個去。章工作員又叫人取來了馬鳳鳴跟小保寫的報告，就帶着喜富走了。

劉廣聚當了村長，送走了工作員之後，歪着個頭，到恆元家裏去——一面道謝恩，一面是領教；老恆元聽了家祥的報告，知道章工作員把喜富帶走，又知道小元跟廣聚只差兩票，心裏着實有些不安，心裏無力的向廣聚說道：「孩子，以後要小心點！替我變